南華真經循本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三　　禍五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　人　彭祥縣校

外篇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

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足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

此兩夫子曰无嘉本皆爲别章崔本亦然然連上文則爲引證之語離而析之則無頻著處疑所謂夫子即老子上文所引記

曰者老子也故就述其言耳不然莊子之所尊事者也下文夫子問於老聃曰者則明指孔子矣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刳去其情慾之心下文乃莊子演其說

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胃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

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事藏而心不牢物往而心不留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

縱處顯耀其本心明自若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音溜乎其清也金

石不得無以鳴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居止也漻水清貌言道之本體如水淵乎其止故漻乎其清又如金石元有其質故擊之則鳴即水與金石推之則萬物之理莫不然但人不能審定之耳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

王德其德足以王天下也素逝猶易言素履往王德之人此心恬素而往以通曉事

務爲恥但立之本原得其要道而其知自與神明通故其德廣大而足以王天下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此又從人心上說來其心之出有物採之即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吾儒說得平坦莊子說得痛口耳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老莊之所謂

道德不可以吾儒之見解之蕩蕩廣大難名之狀至於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方見其爲王德之人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視乎冥冥以下皆言其道之妙處其與萬物應接亦變化無窮至虛無一物而能供人之所求時復馳騁而終有歸宿之地或

大而忽然小或長而忽然短或短而又忽然脩且遠所謂王德之人蓋如此竊謂前一段是插入僞撰是以有兩夫子曰文意深淺自粲然可見當删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去聲）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讀作本字）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皆託言玄珠道也知巧者也離朱即離

婁明者也喫詬喫人詬罵無能者也是巧者之反象罔無有形象是明者之反言智巧目明皆不足以得道頑鈍無恥近之矣而猶未得必有超乎形象之外而後得之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

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音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為天子也)吾籍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音朔)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

其資性既過人而又乃使之受天命為天

予則所爲愈過矣

彼審爭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

爭彼且乘人而無天

與之配天彼且淩駕人而并不知有天矣

方且本身而異形

本只一身而爲千萬人之身是一身而異形也

方且尊知而火馳

尊尚知巧其心如火之馳

方且爲緒使

爲事之緒餘所役使

方且爲物絯

絯公才切束也爲物所束縛

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

二句義同上句應物下句應衆人之所宜

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逐物變化未能布其恒性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

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雖上文所言齧缺如此然人不可以一槩

論譬如人有族有祖族各有所尊而祖又衆族之所尊齧缺亦可以爲衆族之父但不可以爲衆族之祖衆父父者祖也

治亂之率色類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齧缺之才撥亂世之將率也而不免下爲人臣之禍上爲人君之賊猶言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

堯觀乎華去聲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

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二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

鶉無常居鷇仰母哺鳥行乎人不見之境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

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與盍通）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落猶廢也）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設問泰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名也而無之中一由此起有一矣特未形著耳此所謂無極而大極也萬物得此以生者謂之德其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已各有

條理可以分別但且以其混然無間而謂之命及其留者不能不動而生物物各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中保合元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所謂物各具一太極也性脩則復於德矣德之至極則同於未形之初矣同乃虛虛則無是非彼我凡天下之以喙爭鳴者皆合爲一矣喙鳴合則同乎天地矣緡緡如綸之合也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形容合之意玄德者深妙之德大順者無一民一物不順也相傳太極圖出於方外之

士由此觀之未必不然

夫子（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上聲）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音玄）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句）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

於天

治道所治之道若放猶言相似離析縣揭
也寓宇也縣揭天宇昭然可見也胥易技
係以下四句解見前有首有趾猶言有首
有尾無心者無心於聽無耳不聞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於此其所居之道
若與聖人相似可人之不可然人之不然
善辯者嘗有言曰離析堅白如揭天宇昭
然可見此人正如此問可以謂之聖人乎
老聃曰云云豈得爲聖人又呼而告之曰

予告汝以汝所不能聞與汝所不能言凡
人所聞有記得有首有尾者有聽得無心
如無耳者所言有説得許多有形象者有
説從無形無影而如在面前者凡此盡非
真有皆是虛無其所論動止死生廢起不
過幻詭之言又非其真實所以然之理辯
禍五
者之無益如此別有所洽之道在彼人者
却不然既忘乎物又忘乎天天者物之所
從出併忘則忘之至也世以多忘者名忘
己故名此人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

於天言忘已則純乎天矣後面有治在人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明

蔣閭葂音勉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音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勉覷覷然驚曰

菀也汜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言自處於高趨者衆多有不勝任之患矣搖蕩民心不使之拘束也賊心相戕之心獨志自得之志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謂

大聖治天下任其自然堯舜治天下不能無迹大聖之如此者豈肯與堯舜為兄弟哉心居心寧上也與天下同德無所作為則心寧上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音忽用力貌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音朔如泆湯疾速如湯沸溢其

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者本然之質）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目無晶々）慙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

於于語助猶俗嘲儒之說之乎也者云

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

汝神氣墮(音隳)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卑遜自處於陬隅)頊頊然(敬謹貌)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

託吾之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如往只是言與民相安相忘却下語別汒乎即莊

然淳備即淳全

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風起波動不能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

術者也

渾沌即謂太極

識其一不知其二（專一而無二）治其內不治其外（事內而不務外）夫明白入素

凡質之明白者入得素淨

無爲復朴體性（猶言順其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禍五）

者汝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

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東海）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濵

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

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横目之民乎
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
　試言所謂聖治者乎
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
情事而行其所爲行句言自爲而天下化乎
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所謂聖治者官施政事而不失其宜拔舉
人才而不失其能盡見人情事理而行其
　所爲當行者惟恐其有差錯嘗言人當自

脩爲而天下化既能自脩爲則手所揮目所指而人莫不俱至

願聞德人

苑風聞諄芒之言聖治未爲至又問願聞德人

曰德人着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内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怊乎若嬰兒之夫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來飲食取足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

與形滅亡此謂照曠

得道之後神升而上只在光景中遨遊下視其軀殻如枯木糞土此之謂照曠言照徹空曠無復形拘也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致推極也上既言神人之狀矣又言人能究極命根盡其情實與天地同樂而萬事盡泯萬物復其本然則混然冥漠之間矣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

天下均治則願足矣又何用有虞氏

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武王之師固不及有虞氏而有虞氏之治亦不過如醫之用藥療病非出於自然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

上君上也樹標高出於上而無心古之君
上如之
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
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
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
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
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
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
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

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世所謂忠臣孝子以其能有過則諫不事諂諛也隨和君親者世俗必為諂諛而隨和世俗者却不以為諂諛如此則是敢諫君親而不敢諫世俗世俗及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為乃終身導諛

混合譬喻矯飾言辭求以聚衆人之歸己

非導諛而何然不自覺也是一人之身而

終始本末自不相坐罪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

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

愚之至也

此方說歸舜身上舜垂裳而天下治以五

采彰施于五色恭己正南面故云垂衣裳

設采色動容貌舜以此媚悦一世而不自

謂導諛與斯人之徒通論是非而不自謂

同於衆人乃愚之至也此是說舜下文却
說從武王去只似藏頭說話讀者不覺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
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綴上愚字添一惑字立論莊子文法每見
之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
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此以行爲喻如三人同行欲適東有一人

欲適西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致東之理若二人欲西則惑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也以喻武王伐紂而歸之者八百國是天下皆惑矣于赤張滿稽自予也祈嚮欲向也予雖自有所欲趣向不可得已不亦悲乎重傷武王之事也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俗曲則嗑然而笑嗑音呷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垂如字元為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

邪

此又以樂爲喩古樂不入衆耳聞俗樂則喜設有二人擊瓦鍾以爲音則人必喜其新聲而爲其所惑古樂之音不能行矣況今天下皆惑予雖欲有所趨向豈可得邪

重譬喩重言之文意覺痛切舊解因所適二字遂連前一節讀之而欲改缶鍾爲垂踵謬矣此所適不得亦是就上文所適二字粘綴來上文所適者人之行也此所適者樂之行也

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慼也故莫若釋
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去聲憂
此又暗說伯夷之類比同也捨之而不尋
究其事則不必與人同憂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
唯恐其似己也
却舉一箇不必同之譬喻厲醜惡之人也
厲人生子唯恐其似己是不欲其同者則
又何必與人同憂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

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其於
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閒矣然其失性
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
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
困惾好公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

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
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
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
下文有柴柵字則是閉固之義

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平聲)纆繳(音灼)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三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十四

盧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䄵點校

外篇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

無所積無留滯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昧然者聰明盡泯六通四辟者如六合四○方皆洞達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非以靜爲善故制之使靜

萬物無足以鐃乃孝切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

周禮匠人水地以縣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虛中有實自有倫序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靜中有動動則無適而不得

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無爲則任事者自任其責

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去聲）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

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大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音洛）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即大宗師）韲萬物而不為戾（韲粉之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

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虚静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

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落猶絡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

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
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
并入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比校詳悉治之
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
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
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
之而非所以先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
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

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

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省音生上原赦而省形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
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
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

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
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
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
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

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堯自謂）子（指舜）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以下莊子引堯舜問答而結之之語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徵猶典也）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

○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發袁切）十二經以說

一說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爲十二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爲十二一說春秋十二公經其說不同亦不必泥

老聃中（去聲）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老聃曰意(平聲)幾乎後言

近乎落後底說話

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用力貌)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足下皮起)而不

敢息令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

鼠壤中有食餘之蔬而乃不能養其妹生熟之物不盡於前而積斂猶無崖此皆不仁之事上句不仁也包下句棄妹積斂以世俗所見爲譏非有此事

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

卻退却也不復譏刺矣

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

脱焉脱離也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服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存服從之心不是止服其有可服者雖其言不足服亦服之也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廣闊貌而口闞然虎谿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

馬雖繫之而意常奔馳

○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

舉動而必持守不放則一旦縱發必如弩機之不可止察視而必細微詳審則知巧所極必見其過於泰甚凡如此者以爲不信實之人若是邊境上有此等人即爲盜賊矣

夫子老子也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句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

至人句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音丙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不以之爲主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此一段以老子言類於士成綺問答之後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固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

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音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

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
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
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
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
古人之糟魄已夫 綱大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五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外篇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

日月同黃道故云爭於所

孰主張是孰維綱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有機緘者如有以係屬之不能自止者無○

以係屬之

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去聲）是孰君無事淫樂而勸是（雲言隆雨言施）風起北方之西一東有（音又）上（上聲）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言風起於北方從而西東又上而彷徨言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南言上則自下而上故不必言下

敢問何故巫咸祒曰来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

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洛與落同九州聚落之事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
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
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
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
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
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此言即至仁無親之言過者有爲不及者
自然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

則去之遠也

冥山北山名行之遠則不見冥山以喻仁

之至則不見孝矣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

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

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

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豈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

至仁者德可詒與堯舜而不爲利澤施及

萬世而天下莫能知之豈肯大息而謗訧

仁孝哉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屏除也上聲]焉至富國財屏焉至願名譽屏焉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蕩蕩神不定默默口不能言不自得者心不自安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四時萬物言合造化之自然盛衰文武清濁陰陽言其間節奏流光其聲者言其聲

流順而光瑩也添此一句恊上韻此即從之純如也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言忽然而起忽然而終如雷霆不測也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當連作一串讀一死一生一僨一起相爲循環常無窮盡而所謂一者不可以等待一死則一生繼之一僨則一起繼之更無停留何可遲疑等待北門成惟聞樂之如此故生恐懼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

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音隙）守神以物爲量
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
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
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
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
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
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綴上文陰陽調和而言吾又奏之以陰陽
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雖和而有分辨即

所謂瞰如也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皆瞰如之意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聲之充滿也塗郤猶言塗耳塞目吾之奏樂不作聰明惟守其神而自隨物分量所受以爲聲之大小其樂之聲則

發揮寬綽其樂之名則高大明顯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各不紊亂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或止或流無常也子雖欲思之而不能知望之而不能見追之而不能及儻然自失立於四面空虛之路

倚於槁梧而吟但覺目窮力屈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既不可及則惟見其形象充滿虛空此心遂放弛而自怠矣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

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
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綴上文怠字而言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所謂無怠者調之以自然之天命出於自然如天命流行也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然並生林然共樂而無無有形象即所謂繹如也其布散發作則罄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其動則無有方所其居則又窈窈冥冥不可得而測度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但

見其行流散徙不主常聲於是疑之而稽
考其說遂參攷之於聖人以為聖人者能
達人情以至天命此樂非聖人不能為也
此一箇命字與前調之以自然之命相應
天機不張不將機籟之張設也五官皆備
五聲之所司皆備具也天樂者即自然之
命也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
心自悟悅也引有焱氏之頌以見其聲外
之妙也汝欲聽之妙處不可接故疑惑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次之以怠怠故遁

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此結上文三節而要其所歸懼則精神為之森爽若有鬼祟然故曰祟怠則心力疲竭欲棄去之故曰遁惑則知識昏迷故曰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可以入道則可與並載矣因論樂而及道也此一段文字便似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難以卒看而細紬之自有條理乃自孔子語太師樂來莊子亦非盜襲陳言者論樂之一成其妙處

自然如此

孔子西遊於衛顔淵問師金曰（魯大師名金）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顔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

眯物入眼爲病也不特夢不成且有妖怪見於目中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

本言不得夢却急語言非其夢邪猶論語本言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却急語言患得之

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

匡人以爲陽虎圍之便似妖怪眯目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

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句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惟無常法故應時而不窮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

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快足也觀古今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子陳國相人屬苦縣與沛相近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

○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一則人自已身中無主宰而不得其所止一則外無人相與是正而不知所以行其有自能曉悟由中而出者又無師承不肯受教於外雖聖人不能使此道出於其人之外其有因人指教由外而入者又自暴棄無主於中雖聖人不能以此道藏於其人之中此道之所以不可求也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

若被人識破則多責怒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遥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遥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於至真之理一無所見但窺其情慾之所不休者此乃天之戮民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

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大變猶言大化即天也八者所以正天下之具惟循天理自然當怨而怨當恩而恩當取而取當與而與當諫而諫當敎而敎當殺而殺當生而生無所汩没者爲能用之故曰正之爲言正也一有私意其間則不得爲正世人之心以此理爲不然而必欲用其私意者是於天理懵然無所見如天門弗開矣乃是因上闕字遂生此天門

字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子合切膚則通昔夜也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揭仁義以示人猶擊鼓而求亡子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質也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去聲不足以為廣泉

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規正也）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許劫切合也） 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見音現）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聲稱也） 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

倨坐堂上應之語微

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

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也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也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

言漸列衰也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爲其親殺其殺者自斬衰而下殺爲五服又復殺之也人始有天矣者時至而然天也先時而然則是人始有其天矣兵有順者以兵爲順事殺盜非殺者殺人之盜未

是殺必爭地爭城殺人方謂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者本以天所覆之下混然相同而謂之天下令乃各分種類以此爲天下耳其作始有倫而令乎婦女者其制作婚禮之始本欲人有倫序而令乃婦其女則彝倫攸斁矣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制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

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熟同)知其故矣以奸(干同)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取也)用甚矣夫人之難說(音稅)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

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腰同）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烏鵲育雛物理之常也魚傳沫而卵則不必如烏鵲矣至於細要負螟蛉而化則又不必如魚矣自其化而觀之則何者為真何者為假而人之生子切切焉以為親不

知長幼分而愛憎生則有弟而兄不得安反物之不若矣下一啼字痛切不與化爲人者不隨之化也我既不隨之化豈要人隨我化故曰安能化人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五